

六零
★
★
★
时代那

南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雪屏★著

六十年代的一幅都市风俗画

南门脸

(上卷)

雪屏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门脸. 上 / 雪屏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10

ISBN 978-7-5133-0404-7

I. ①南… II. ①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7013号

南门脸. 上

雪屏 著

责任编辑: 李梓若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: 720×970 1/32

印 张: 10.125

字 数: 267千字

版 次: 2011年10月第一版 2011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404-7

定 价: 58.00元(全二册)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“你这双鞋三十七号，我穿着屈脚。”桃儿招呼她姐。瓜儿把裤儿袄儿早拾掇全可了，见桃儿还躲在黢黑的暗楼儿上磨蹭，就一边拿个短齿儿的拢子梳头，一边嚷嚷她：“哎呀，你个烧包丫头子，怎么神头鬼脸地猫到暗楼儿上去了？”桃儿努努三瓣嘴儿，嘀咕一句：“人家不是怕姐夫瞧见嘛！”

“嗨，五个趾头的脚丫子有什么看头。”

——你一个寻了人家的过季黄瓜，当然不怕人看了，我还是没出门子的黄花闺女呢，散了德行，三片嘴，两片舌，传出去，谁还娶我？桃儿想，却没敢说出口，瓜儿好歹是她姐，伤了她，谁给自个儿熬黄花鱼去？况且她姐又那么疼她，小时候出疹子，要不是她姐背她上医院，她非得烧出毛病来不可，所以，跟谁犯三青子，也不能跟她姐犯。

“得，姑奶奶，我这还有一双偏带儿，没上过脚的。”

“嘿，不肥不瘦，正好。”

桃儿把自个儿那双鞋掖铺底下了，那鞋，早该打掌儿了，一直忙忙叨叨没顾上。不过，她姐的这双新鞋更配她身上的这件小马甲。二十岁的她，正是打扮的好时候，腰身苗条、皮肤光滑，一笑起来，脆沙瓢儿，杀口甜。

出门，桃儿才发现，她的自行车叫人把气撒了。

赶紧叫姐夫拿气管子撬几下。

“麻利点儿，二姨顶爱挑眼儿啦。”瓜儿一个劲催。

“你说，二姨干吗非叫咱们娘仨去给他们孩子洗三？”桃儿骗腿儿上车，蹬两下，才驮上她姐。

“二姨跟咱家不见外呗，尤其是跟我，亲不够。”

我那傻啦呱唧的姐姐，桃儿想——姐几个，都请到了，就没请你，要不是我起哄架秧子，你就只能站马路边儿晒太阳了。

人家怕瓜儿呛老婆高声儿，吓着月科儿孩子。

幸亏桃儿家有四个闺女，今个才够支派，俩跟爸爸去给六爷圆坟儿，六爷是在过六十大寿时死的，说是预备席面累着了。桃儿姐俩跟她妈妈去二姨家给小三儿洗三。

桃儿她爸爸总说：“我们老秦家上辈子准是积了德、行了善，老天才赏了我这么可心的四千金。”

“你也不怕闪了舌头。”桃儿妈妈说，她总惦记生小子。

这话伤众，几个闺女俩多月没招呼她。

还是她上赶着给几个闺女一人缝一件小褂，才消停。

过竹竿巷时，瓜儿赶紧从后倚架上跳下来，这一箍节是石板路，颠蹬屁股。姐俩推着车，随便叨咕着闲白儿，好在再有半个路口，就终点了。

“四舅母早先不是给人接过生吗，为嘛吉祥姥姥不叫她当，偏叫咱妈？”桃儿问。

“还不是二姨眼气人家的小子多，闺女少，四舅母也不是善茬儿，老在二姨跟前吹她的仨儿子怎么怎么乖，俩闺女怎么怎么巧，

这回，二姨成心给她上眼药，就不招呼她，让她吃吃味儿。”

其实，二姨跟他们也不过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，二姨的娘家跟桃儿妈妈的娘家都在枣强县，离着有九里地。

“我问你，夜个你三姐是不是又跟把势溜马路去了？有人在仓门口瞧见他们了，回来跟我学舌。”突然瓜儿深沉起来。

“哎呀，你瞅我这条裤子，才过两水就消色儿了。”桃儿净意不掸她的话茬儿。

“你就包庇她吧，早晚生出事来，你后悔都来不及了。”

“生什么事，人家是单位有封信，三姐捎带脚转交他。”

“前个下班呢，是谁拿自行车把她驮回家的？”

“三姐崴脚了，车间主任给把势派的活儿。”

“这是苦肉计，我年轻那会儿也使过，骗谁呢！”瓜儿气不忿地说，“我再问你，大前个三姐是不是一早就出去了，跟把势在板桥胡同口一块儿吃老豆腐？”

“那是碰巧。”桃儿说。三姐梨儿是个闷嘴葫芦，三脚踹不出个响屁来，在家里，就只跟桃儿上得来，凡事不藏着掖着，桃儿对三姐也实诚，脚底下从没给她使过绊子。

“三姐跟把势相好，我看挺合适的，你们干吗总使手彩儿，要拆散人家？”一提这段儿，桃儿就冲瓜儿甩脸子。

“把势他爸是个右派。”

桃儿实在琢磨不透这个理——他爸右，他左，不就完了吗！

“你要是懂这个，你就更爱活着啦。直系亲属里要有这么个右派，你入党入团，都打水漂儿了。”

“凭什么呀？”说出大天来，桃儿也不服帖。

“傻妹子，说啦归齐，你还是嫩。”

“那是，谁叫咱小脸天生跟水葱儿似的……”

“说着说着，你就没正文儿了。”

一道上，姐俩儿丝儿熘片儿炒地说话答理着，蘸糖墩儿的工夫，

就到了。姐俩儿直奔二姨做月子的里间屋。

二姨正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给人家吩咐差使。

“都什么日子口儿了，你还死了腚儿地戳着，快忙活去呀！”

听她吩咐的那人，四方大脸，眨巴眨巴眼儿，一脑门子问号：“我不知道我该忙活什么呀？”

“用胭脂把桂圆、大仁果都给我涂红了——老规矩了，还用得着我费唾沫星子！”月子里的二姨脑袋上箍块儿毛巾，怕受风。

“你们家的戚都在当院坐着了，干吗非把差使拍我脑袋上？”四方大脸纳闷。

“你是哪儿部分的，跑这贪热闹来了？”二姨一嘴抬杠的口气。

“我是敛房钱儿的，头两回来，你家都锁头儿恭候着……”四方大脸说。

二姨指指门口轰人家：“趁早——明儿见，今个忒忙。”

桃儿和瓜儿进屋，见二姨下地了，赶紧把她推炕上去。“我的个亲娘祖奶奶，你怎么月子里就跑趟趟了，要是贪了凉可怎么好啊。”二姨愤愤地说：“眼瞅着太阳压山了，黄菜还没摊啦，真叫人淘神！”桃儿当下把二姨夫叫来，听喝儿，二姨弹着二姨夫的脑崩儿，传了旨，这才刺溜进被筒子里去，躺下。

姐俩儿逗了会子才落生的那个套着环儿的表弟，二姨又提上鞋，踢里趿拉地往外走，连裤腰带都没扎上。姐俩儿不知她又出什么故事儿，二姨说：“今个是你妈妈的吉祥姥姥，我怕她忘了，嘱咐她熬好槐条子蒲艾水。”

吉祥姥姥是办洗三的大拿儿，偏摊到桃儿她妈头上，叫她来挑这个大梁，她还真有点儿嘀咕——这活儿，看似给脸上贴金，其实，顶招人挑饬了，小有闪失，就得落包涵，愿意不愿意都得听拉拉蛄叫唤，娘们儿的嘴，哪个不是嚼铁蚕豆嚼出来的？

“挤挤插插一屋子，凭什么你二姨就把崴泥的营生派给我？我又凭什么万般无奈地接下？”私底下桃儿她妈一个劲跟俩闺女嘬牙花子。俩闺女紧着给她抹搭胸脯说：“还不是因为您啦福大命大造化大！”这时候，二姨夫把桃儿她妈叫进里屋去，桃儿咬着瓜儿的耳朵说：“咱妈最爱吃甜咬脆儿，夜个通宿儿都偷着摸着预备小米儿、锁头、秤砣和香烛捂的……”桃儿她妈出来，一脸投缘对劲的表情，手上多了个小白褂。姐俩儿叽咕叽咕眼儿，问包袱里头是什么，桃儿她妈哼了一声：“以为用这些个红糖、茶叶末子就能买通我，透着他们家大方，我难道是仨瓜俩枣就能拨拉动的人吗？我起大早儿，屁颠儿屁颠儿跑来，就图这点子小恩小惠，嘁！”桃儿成心说：“要

不您啦就及早褪套儿，找地界儿躲心静儿去，跟着受这份累，何必。”桃儿她妈歪歪着身子，寻思了一下。“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亲戚里道，不能不留个退身步，人家高看咱一眼，上赶着咱，咱也不兴给人家一个大窝脖不是？得，给他们个面子吧。”姐俩儿跟老太太小离戏道：“一个打铁的，非揽瓦木三匠的活儿，您有准吗？”桃儿她妈把洼心脸儿撇了撇：“别小瞧了你妈，你妈样样宗宗没有拿不起来放不下的。就说洗三，过去都是该接生婆子操持，现而今都在产院生，就不再招惹接生婆子了，找个通情达理讲外面儿的老人来稳场——像你妈妈我这样的。”姐俩儿都笑了，笑又不敢敞开了笑，还得捂着嘴笑，怕人道闲话。桃儿她妈又说：“新社会了，老例儿稀里糊涂简便多了，生小子备个棒槌，生闺女备个绣花针，也能就合了，早先，得拜催生娘娘、送子娘娘和豆疹子娘娘哩哩啦啦一大溜，现在省了，拜拜毛主席他老人家就都有了。”桃儿吐吐舌头。“这么老多蹊跷古怪的玩意儿，烦死了。”桃儿她妈说：“你们俩别看个稀松二五眼，多留神，将来你们生孩子，也有这么一出。”桃儿瘪咕瘪咕嘴儿：“您别冲我说，嘱咐您大闺女吧。”瓜儿故意挠桃儿的痒痒筋儿：“你还是少髭毛滚蛋儿，一个炕上糗糗这么些年，谁还不知谁哪长痞子哪长癣？夜里不睡觉，光给人家写情书……”桃儿跳起来叫：“你，你瞎话流舌！”瓜儿说：“妈，你看，现原形了吧——要不要我给你背几句情书里的甜言蜜语？”桃儿赶紧一把捂住瓜儿的嘴巴。“你敢，瞧我不撕烂你的嘴！”

瓜儿不知道，她这么一多嘴儿，给她妈惹了多大的麻烦——端蒲艾水盆差一点折炕上。来戚过来添盆，舀一勺清水倒盆里，还要意思意思，一毛两毛不嫌少，两块三块不嫌多。这时候，当是吉祥姥姥斜楞眼儿的时候，谁多谁少，心里得有数，完事跟主家要有个交代。她可倒好，心不在肝上，光顾走神儿了，等轮到都该响盆了，她才醒过味儿来，赶紧压住台，给孩子洗澡。

老规矩，吉祥姥姥一边洗，一边念叨：“先洗头，尊王侯；后洗

腰，八抬轿；洗狗蛋，当知县；洗屁股沟，拜知州……”桃儿她妈腮帮子都念叨酸了，孩子还不领情，哇哇地哭起来，小腿儿蹬打，好几下都端在她眼犄角儿上，生疼。桃儿就跟谁胳肢她痒痒肉似的，扑哧就笑了，小声说：“人家孩子知道，咱妈都是在骗人，眼下哪还有这些个官儿……”

好歹，桃儿她妈总算是支棱着腰眼儿，咬牙把场面给撑下来了，赶围桌子吃洗三面的时候，她才逮个空儿，倚老卖老地问桃儿：“你蔫溜儿搞了个对象，怎么也不吱一声？”几个闺女当中，数桃儿俏，细高挑儿、瓜子脸儿，指望她择一个有名儿有姓儿的姑爷，光宗耀祖呢，没承想她躲犄角旮旯使阴招儿，自个儿由着性子找个野小子预方便儿了——难怪这么叫她分心，差一点儿给人家砸锅！桃儿跟那小伙子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当然不能认账。“您别听我姐胡诌，她是净心糟践我。”桃儿她妈一个劲跟她凿死卯子，唬她也不易，末了，桃儿诅咒发誓不算，还叫瓜儿辟了一阵子谣，桃儿这才把自个儿择干净。突然，瓜儿问她妈：“你怎么吃起光棍面了，卤也不撻？”桃儿她妈再盛卤子，再搁菜码儿，碗里只剩小半碗了。“都是桃儿这个丫头子闹的，我是丢三落四。”桃儿赶紧一推六二五：“要怪也该怪我大姐无中生有。”瓜儿想声辩，让桃儿一脚踩在脚面骨上，疼得她辗转腾挪，顾不上跟桃儿掰扯了。趁乱，桃儿猫一边去，心里泛酸，想起那个没良心的，你白跟他招猫儿递狗儿，他就是跟你装扮张三木头六，不掉茬儿，叫你折跟头撻肺，受煎熬……

怕老头子回家，家里没吃的，又得饿得折饼，这程子总找她茬儿，桃儿她妈只好早早告退。二姨夫还跟她客气半天，送出去老远。桃儿她妈拎着小包袱前头走，后边俩闺女压阵，桃儿叫她把小包袱撻车上，她偏不，好不容易挣来的！

走半截儿，她又改主意了，让俩闺女先行一步，她再串串门，叨咕点儿要紧事，至于老头子嘛，顶不济她说两句软话，再给他捶捶腿，也就蹲儿安了。俩闺女推着车照直走，她拐弯了。一边溜达，

一边猫抓心，按说，事不大，却挠头。瓦块儿娶媳妇，理当随一份礼，老街旧邻都住这么多年了。孙娘因为跟瓦块儿他妈有点儿过节儿，非要随一毛钱，还撵掇桃儿她妈也如是；李婶呢，就跟瓦块儿他妈走得近，谁家熬个鱼，谁家包一个肉丸饺子，都你给我拨两条，我给你夹半碗，所以李婶就找桃儿她妈合计每家出五毛，这下子，可让桃儿她妈作了难。

想当初，斜街一个小子抢了她们家瓜儿的一个菜团子，那是孩子的早点，老头子找到斜街，那小子耍赖，死活不认账，正没辙，幸好孙娘站出来作证，那小子耷拉脑袋了，就此，欠了孙娘的一份人情。李婶她也不敢得罪，上次，老闺女丢了，找不着家了，撒出半条街的人去寻，到了，还是人家李婶在鸟市把桃儿给找回来的，这是多大的恩德啊，不能不回报！嘬了一阵子瘪子，要不价翻钢镚儿？当年，她爹给她选了俩婆家，一个是大夫，一个是皮货局子的二掌柜，任她挑，她把不准弦，就靠翻钢镚儿，跟了现在这个老头子……进了胡同，灵光一闪，她有主意了，干脆，这样——和稀泥，不偏不向，就随它两毛五，比孙娘的多一点儿，又比李婶的少一点儿，她站中间，跟谁都不走劈叉了。你说，周遭街坊都是亲枝近派，一碗水要端平了，容易吗？还不是逮谁跟谁作半截子揖。就这，老头子还说她一天到晚，就会吧嗒嘴儿，简直就是个八音盒子，他懂个屁，一个吃凉不管酸的主儿！就知道钻头觅缝儿，从故纸堆里头琢磨老方子，几个闺女都老大不小了，还有一半坐家，没寻上人家，老头子也不愁得慌，净瞎着伴姑伴嫂自个找上门来呢。

甭看桃儿她妈背地里戳老头子的脊梁骨，当众人面儿还是守规矩讲礼数的，不管怎么着，老头子也是个坐堂大夫，穿着中山服，中山服兜里插钢笔，多绸缎眼儿的人，见他也礼让三分。远了不说，就说孙娘和李婶吧，哪个有了头疼脑热的，不得求着老头子给抓药？

毛病就在老头子一到闺女们跟前，就面瓜了，对哪个都疼得要

命，说星星不给月亮，一个个惯得不成样子，瓜儿行大，就该起个模范带头作用，可倒好，亲娘老子给她物色了一个水阁医院的内科大夫，她不要，嫌人家一身来苏水味儿，非自由恋爱，嫁个钢厂开天车的傻小子。老头子愣默许了。

她打算在孙娘家和李婶家各耽误一刻钟，回来兴许闺女早把饭做好了，她甭等吃现成的。可惜她想得倒美——瓜儿和桃儿进胡同，一看，铁将军把门，大门紧锁，二姐跟三姐还没回来，钥匙都在她们腰上挂着呢。瓜儿和桃儿只好坐高台阶上，托个腮帮子，耗着，一耗就是一个钟头。瓜儿说：“咱俩简直就是傻老婆。”桃儿顺坡下驴：“那二姐、三姐就是傻汉子啦。”瓜儿笑了：“你倒会分包赶角儿。”

好不容易把她们等回来，没等瓜儿跟桃儿讨伐她们，她们却先下手为强，鼻子不是鼻子、脸子不是脸子地卷起来：“真是倒霉催的！”

3

原来，六爷家门口有个戏园子，戏园子门口有个存车处，果儿跟梨儿把车就停那了。

取车时，正赶上散戏，人流跟赶庙会一样地蜂拥，果儿跟梨儿的车搁得靠里，挪出来，费了牛劲啦，想在这边腾出个空儿来，那边的车哗啦倒了一大片，赶紧挨个儿给人扶起来，推车这么会工夫，她们姐俩儿跟七个人吵了八伙。桃儿喜欢刨根问底：“怎么会吵八伙呢？”果儿解释说：“有个挨千刀的，车倒了两回。”听着几个闺女唧唧喳喳，桃儿她爸秦惠廷端个盖盅儿，跟听银达子的戏似的有滋有味，时不时地抿两口茶，滋润。儿女满堂，乃根本人家之根本，夫复何求？再有个压炕脚子的贤妻，那更是造化中的造化了。可是他老婆子总是不够本儿，跟这家比前三后二五的排场，跟那家比脊高门楼的派头，他不，他识举。他一辈子记着他爹的一句话，在天津卫混事由儿，不能攀比，人比人，就得死，货比货，就得扔——你要比官儿大，咱对门住得是知县，往前溜达两步，住得是知府，要

嫌官儿还小，一拐弯，是王府，再一拐弯，是总统府，坐三轮走几个路口，还有溥仪皇上的行宫，你比得了吗？你要比趁钱儿、财势大，是卞家，东韩西穆也数他；振德黄，益德王，益照临家长源杨；高台阶，华家门，冰窖胡同李善人。比他们，你能比得起吗？这还不说高渤海，人家的楼，在天津卫最高……秦惠廷把这话原封不动地都告诉过几个闺女，并嘱咐她们：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，没病没灾，健健康康地给我活着，别的，挨挨儿再说吧。瓜儿顶撞过他，说有理想、有抱负最要紧，光有好体格，没有追求，也是白搭，等同于行尸走肉一般，还说解放都十好几年了，她爸爸还这么落后。他老伴儿不干了，扬手给瓜儿一个大耳切子，秦惠廷赶紧拉架，对瓜儿说：我要求你健康，你也可以要求我进步，咱们谁也碍不着谁……秦惠廷就是这么个蔫和和儿的人，几个闺女从小到大，他就没捅过她们一手指头，也没说过一句重话。

这工夫，果儿正跟桃儿商量，要把自个儿一条新裁的条绒裤子给桃儿，给也不是白给，她要桃儿那件的确良的碎花小褂。桃儿问她：前个，我跟你耍时，你怎么不给？果儿说：那晚还没上身，一上身才知道，胯骨轴绷得慌。一旁的梨儿一个劲儿冲桃儿挤眉弄眼儿，果儿一把将她揉打开：边儿去，别碍事扒拉脚的挡道。桃儿也确实稀罕这条裤子，姐俩最终还是成交了。事后，桃儿问梨儿这条裤子到底有什么故事儿，梨儿告诉她，二姐处处要强，有点新鲜东西总想显摆显摆，今个穿这条新裤子出去，满以为把一街筒子的大闺女小媳妇都给震了，结果还没出南门外，就遇见有人也穿着跟她这式样一模一样的裤子，而且一气遇见仨，把她气坏了，这不，处理给你了吗。

瓜儿和果儿给老爹鼓捣好吃喝，安位入了席，就要走，家里还有一口子候着呢。一拉门，瞧见她妈扭搭扭搭才回来，又把闺女们都留下，说是有事要合计。秦惠廷问她怎么磨蹭到这么晚。“嗨，我打孙娘、李婶屋里出来，又碰见钱姑奶奶，非拉我坐一会子，从钱

姑奶奶家出来，又瞅见赵师母了……”

瓜儿问她妈：“您啦这小包袱，怎么光剩下包袱皮了？”桃儿她妈怕挨几个闺女的吡儿，吧嗒嘴儿不想说，架不住姐儿几个的追问，就只好实话实说了，她是个好脸好面儿的娘们儿，进谁屋，不得给谁家孩子个见面礼？这么着，红糖捂的这个舀一勺，那个舀一勺，就盆干碗净了。她的脾气、禀性，大伙儿都知道，不信，你挨个儿问问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说也白说，所以，干脆大伙儿就不说了。

桃儿她妈拉着几个闺女一挑门帘儿，进了里屋，把老头子一个人撵外头。“你们知道下礼拜一是什么日子吗？”老婆子每个人挨排儿问个遍。瓜儿头一个应声：“是我爸五十五岁寿日！”桃儿她妈说：“对，咱们家要挺起腰杆子大办一场，办得越体面越好，叫街坊瞅瞅，老秦家虽然没小子，照样不比谁矮半截儿。”这话没错，正对在场所有人的心气，自然是一呼百应。桃儿她妈又说了，“光叫好，拿唾沫粘家雀儿不行，得拿出实际行动来。说说，大闺女，你打算给你爸送点儿嘛礼？”瓜儿说：“我爸最爱吃甜食，这样吧，我给我爸买一盒子稻香村的大八件。”桃儿抢话说：“我爱吃核桃酥，不爱吃大八件。”瓜儿把嘴撇得跟八万似的：“你爱吃不吃，又不是孝敬你的。”桃儿接着跟她掰字眼儿：“哦，不是孝敬我了，我差一点儿闹误会了。”她妈黑唬桃儿一句：“你别贫嘴呱嗒舌，小心我掴打你。”果儿说：“我给我爸到馆子里叫一份水爆肚、一份白杂碎，让我爸就酒。”

“桃儿，你呢？平时你爸可是最疼你不过了。”她妈白她一眼，问了一句。“我呀”桃儿忽闪着她的薄片子嘴说，“暂时保密。”

“敢情你想白吃猴啊，门儿也没有。”俩姐姐头一个不答应。桃儿不跟她们较劲，又掉头问梨儿：“三姐预备了什么？”梨儿低着头用脚尖搓着地，“我还没拿定主意呢……”果儿抱着肩说：“你问她的主意，那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吗，她什么时候有过主意呀！”论斗心眼儿，桃儿未必是果儿的个儿，要论逗嘴儿，十个果儿也白给。

“我给咱爸的礼物，咱爸一准喜欢。”她这么一说，就更吊人胃口了。“你就别白话舌了，究竟是什么你快说吧。”瓜儿急出一身的白毛汗。“我准备给爸爸一个拥抱，怎么样，出人意料不？”姐几个差一点儿叫她气成半身不遂，瓜儿和果儿摆忙十出地拎包，走了，不陪她玩扳不倒儿了。桃儿她妈狠狠地戳她脑门子一指头。“你呀，老大不小，还那么半半流流。”桃儿褪褪脖子，又吐了吐舌头尖儿。秦惠廷见她们娘几个嘀咕起来没完，瓜儿跟果儿都撤了，这老几位还跟那拌嘴，就半急半恼地问一声：“你们吵吵什么呢？”桃儿她妈赶紧说：“我们娘几个摆闲盘儿呢。”又冲两个闺女使使眼色“你爸爸又吃醋了。”桃儿站起来往外走。“我给爸爸熬绿豆汤，让他败败火。”桃儿她妈对梨儿说：“还是我老闺女有眼力见儿，我说梨儿啊，你那半死不活的脾气也该扳扳了。”

梨儿早先也不总这样绷着个脸，只是这二年变了，变得一天到晚在背灯影儿猫着，显见是受了什么磕碰……这时候，桃儿跟二老闹着要吃炸酱面，秦惠廷应承她明个就做给她吃。“三闺女，你打算吃什么？”老头转过脸来又征求梨儿的意见。梨儿慢声细语地说：“我吃什么都行。”突然，隔壁邻居梆打起来，只听有人嚷嚷，“把那瓶敌敌畏递我，看我把它都给喝了，一滴答不剩！”一家人谁都没当真，照旧有说有笑。隔壁折腾得更欢了。“甬拦着，谁都甬拦着，谁拦着甬怪我翻脸不认人。”桃儿说：“备不住姜奶奶又三天没动荤腥了，馋坏了。”桃儿她妈哼了一声：“就欠度荒，天天叫她啃糠饽饽！”秦惠廷给老伴儿递个眼神儿，叫她少跟着掺和。姜奶奶是南门脸儿的老住户了，以前开铺子、卖洋火烟卷，刘亚楼带兵打天津的时候，陈长捷的队伍溃不成军，四散逃命，临走，把姜奶奶的铺子抢个精光，就此，铺子黄摊子了。现在，她跟儿子、儿媳妇一块儿过，蹦蹦达达干点儿什么，给街道编个草篮子捂的，大半时间就靠着被褥垛闭目养神。姜奶奶一生最大的嗜好，就是吃，见海货没命，皮皮虾下来了，她得吃头一水的，黄花鱼肥了，她也得尝头一

口，吃顺口了，吃不上，就闹，就抹脖子上吊，要不就是喝敌敌畏，你想，她儿子、儿媳妇都在摆渡口做事，能挣多少？还有仨孩子！桃儿扑棱扑棱脑袋，“我要是摊上这么个婆婆，就锄子儿不给她花，瞅她馋死馋不死。”梨儿蔫蔫嘎嘎地说：“这样的人家干脆嫁都不嫁，不是更省心嘛。”秦惠廷实在听不下去了，起身要拉门出去，桃儿她妈一把薅住老伴儿的袄袖子问：“黑灯瞎火的，你干什么去？”秦惠廷说：“过去劝劝。”桃儿她妈说：“你劝就能管用，除非你提溜二斤海螃蟹去。”秦惠廷憋憋怏怏又坐下了——别管怎么说，好歹是近邻，关系跟冰镇的一样总归皱巴得慌。

姜奶奶心气顺的时候，也挺随和。夏景天，在边道铺个凉席子，桃儿跟她仰巴胶躺着看星星，她告诉桃儿哪个是牛郎，哪个是织女。“姜奶奶，那个到处跑的是什么星星？”桃儿突然问。“那是贼星，在天上偷完东西赶快找地界儿躲起来。”秦惠廷过来说：“那不是贼星，是飞机。”桃儿说：“我要坐飞机。”秦惠廷说：“等着吧，等你长大了，坐上刘子厚的那个省长位子，就能坐了。”

桃儿自小就知道，这条街上有三大怪，一怪就是馋嘴儿姜奶奶。二怪呢，二怪是病秧子拨鱼儿，拨鱼儿打二十岁就要死要活的，成天抱个药罐子，是老秦家的常客，一晃儿四十多年过去了，他把那些五大三粗的爷们儿都熬没了，他呢，还泰山顶上一青松，拿个板凳坐门口看热闹，隔五分钟给自个号一下脉。三怪是簸箕两口子，没一天不打，没一天不闹，把这条街弄得鸡飞狗跳，从结婚那天起，就不对付，嚷嚷着打离婚，可是打归打、闹归闹，却又什么都不耽误，眼下都仨孩子了，还不消停，开头秦惠廷还去拉架，末了，他也灰心了，怕是得打到他们踹腿才算到头……眼不见为净，天一擦黑儿，秦惠廷就赶紧闭门，任他们把房梁子挑了盖，也随他们便。想是这么想，秦惠廷却做不到，他生来热心肠，跟街坊邻居猜仨赚俩，藏奸耍猾，他下不了手，更不会去踩咕谁，他老伴儿就说他爱管闲事，管闲事连后脑勺都乐。